

往事的影子

烏比特著
种覺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820(2)
2742

往事的影子

[苏] 烏比特著

种 覺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Андрей Упай

Тени былого

本書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2 Томах.

Том 3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6 年版本譯出

往事的影子

原著者 [苏] 烏 比 特

翻譯者 种 觉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0 1/2 插頁：1 字数：229,000

1959 年 8 月第 1 版

195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7,000 册

統一書号：10078·0354

定价：(八) 1.00 元

內 容 提 要

往事的影子是三部曲洛別日尼克一家的序曲，写三部曲主要人物馬尔登和楊小时生长的环境，以及这两个人物性格形成的过程。

十九世紀末叶，拉脫維亞农村中发生急速的分化，地主富农加紧了对貧雇农的掠夺。老洛別日尼克是一个信奉上帝、愚昧无知的农民，在地富的殘酷剥削下，一家五口終年受着飢餓的胁迫。两个儿子馬尔登和楊冬天到乡村小学讀書，夏秋农忙时节在田間劳动。无情的现实逐渐教会了馬尔登憎恨剥削阶级，在若干場合，他已經能够表现出一个劳动者自发的单独的反抗精神。楊虽然也感觉现实的不合理，但他不敢面对生活，只是想着一旦讀書成名，摆脱困难的处境，获得一个优越的地位。在本書中，作者对于楊这个孤僻的胆怯而又自尊的抱着无限幻想的孩子，作了十分細致的心理分析。



烏 比 特

人 名 表

老洛別日尼克

洛別日尼采

楊·洛別日尼克

馬尔登·洛別日尼克

莉娜

雅翁伐迦尔

約什卡

拉普薩

澤尔明尼斯

約尔吉斯·魏魏尔

約尔吉斯·斯普林吉斯

9A22/10

統一書號：10078・0954

定價：1.00 元

往事的影子

老洛別日尼克把木犁举起放到肩上，牵了瘦骨棱棱的栗色馬，沿公共牧場慢慢地走回家去。

今天，洛別日尼克最后一次給馬鈴薯培过了壟。那多砂砾的斜坡上，馬鈴薯已經开花了，可是莖叶还很矮，剛够着木犁角。洛別日尼克回过头去，忧郁地看看篱笆后边灰綠相間的犁沟；犁沟一条一条远远地伸展过去，伸到那边，就象往那风吹波动的黑麦里一钻似的不見了。

在圍着矮篱的牲圈的末端，干燥的小山崗上躺着四条牛、一条一周岁的牛犢和六条綿羊，嘴里都有一下沒一下地嚼着。日影已經很短，随便什么影子，一步就能輕易迈过去。是中午时候了！……

“这些牛老是躺着，还挤得出許多奶嗎，”——洛別日尼克心里想。

看不到牧童。只在小丛林边上，有一堆将熄的篝火微微冒烟，篝火上交叉着三根用繩子綁着的赤楊树棍。“又干什么了。他总是想着淘气。”

后秋从馬背上滑下来，在已經啃光了的牧場上拖。馬用尾巴揮逐牛虻，一脚踹到后秋上，向前一冲，險些几把繩繩从主人手里拉下来。洛別日尼克只得站住脚，咬紧牙罵道：

“該死的畜牲！”

老头儿用一种习惯的手法，把繩纏繞在手上使勁拉了两下。馬嚼子喀噠喀噠地击着栗色馬的顎骨，牲口便高高地昂起头，开始惊恐地跟在主人后面跑了。

如果打从林边上穿过去，只要走几十步就可以到家了。一棵俯伏在大路上的榆树，寬寬地展开枝叶，仿佛一柄扇子似的立刻拂去了粘在栗色馬磨破的肩胛上的蒼蠅。

这庄稼人和他的馬才走到小路上，整个丛林便响彻了歌声。在什么地方看不見的舞台上，有一个歌手用民歌的調子唱着齐斯拉克日历①上的哀歌：

亚力山大·伊普西朗杰

在穆哈恩奇的監獄里，

生鏽的铁窗外

暴风雨狂呼怒吼。

这是一首关于希腊人解放斗争的歌曲，也許就是从克兰夫人②光荣的剧目单上来的吧。然而希腊人和希腊人的解放，跟老洛别日尼克有什么关系呢？他那尖尖的胡子和垂下来露出残缺不全的牙齿的下唇更撅出了，微带青紫色的上唇向鈎形鼻子翘起，眼睛里冒出怒火。

歌声一直把他送到家里。牛懶洋洋地反芻着，痴呆的眼睛

① 指当时普遍使用的一种拉脫維亞日历，从1877年至1917年由書商齐斯拉克在耶尔加瓦出版。——原注

② 希腊北部、馬其頓及阿尔巴尼亚的勇敢善战的山民称为克兰夫人。人民在自己的歌曲中歌頌他們是英雄，是解放祖國的战士。在希腊解放战争中（1821—1828），克兰夫人积极参加了正規軍。——原注



看着那一边，歌手大概就在那里。它们不焦躁，也不惊慌，——看来已经听惯这种歌声了。

今天歌唱家第一次爬上了长在草地边上的高大桦树。树干那么粗，合抱不拢。当你爬到第一节树枝的时候，光腿肚子和裂缝的脚掌就很够受。但是爬到上面，你就会觉得更有把握，唱得也更好些——桦树的稀疏的羽状簇叶，不象宽阔的枫叶或是槭树的掌形密叶那样会挡住声音。

在小丘上果园的后面，耸立着一座有三支烟囱的住房和一座砖砌的谷仓，那是乡长，也就是洛别日尼克的东家雅翁伐迦尔的田庄，歌曲的第二十节清清楚楚地向那里送过去。但是东家的两个女儿这回一个也没有出来。就是说，没有人欣赏他的雄壮的嗓音和美丽的歌曲。

因此杨便转身对着自己的奥格尔杰格田庄唱。田庄完全被一片年轻的白杨林子遮掩了。只看见一所长长的房子，沉陷的屋顶下面就是洛别日尼克家的全部用房。当杨把目光从东家的田庄转到这扁平的麦秸屋顶上的时候，他的心便苦恼地缩紧了。

杨刚唱完歌，母亲便在家门口出现；她用两手做成喇叭样子，喊了几声。因为树叶苏苏作响，听不清她的话，可是杨从经验知道——吃中饭的时间到了，该把牲口赶回家了。他迅速地下了“舞台”，开始搅扰那些昏睡的畜牲。

牛很乐意地慢慢往回走：沟沿上割的和主妇在菜园里收集的青草，总是在秣草槽里等着它们。上啃光了的牧场去过一趟之后，吃着这种草，就算吃着真正的宴席了。

羊却不着急走。它们毫不客气地钻过篱笆，直奔燕麦那里去，惹得牧童忍不住生气。

母亲在牲栏里系牛的时候，杨把小牛犊子和那些讨厌的羊

赶到小牲棚里，——这是他平常每天要做的工作，一点不需要人提起。母亲永远是那样的沉默。

从小牲棚出来，把粪水里弄脏的脚在草上擦干净之后，楊看見在院中草地上尽兴打过滚的栗色馬，用麻木的腿吃力地站了起来，抖身子，打响鼻，开始去咬庭园旁边的牛蒡。

接着楊的注意力被檐下飞来飞去的燕子吸引住了。他怀疑巢里已經孵出了小燕：因为昨天他仿佛看見那里有淡紅色的張着的小嘴閃現。等老人們飯后睡午覺的时候，一定要爬上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突然一只有力的手从后面抓住他頭頂上的淡色头发。楊很熟悉这只手，因此他一点也不害怕，只是細眯起眼睛。当他被揪得耳朵里轟轟地响，牙齿咬着舌尖的时候，他便听到父亲狂怒的声音：

“你这个懶东西！为什么牛又躺在那里，一直躺到吃中飯？”

父亲威吓地地理着馬勒。这时候母亲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只挤乳桶。她袒护道：

“忍着些吧！够了，”便夺下那可怕的惩罚工具。

父亲捏起拳头。

“好好地抽他一頓，下回他才不敢淘气！”

栗色馬把头伸过木柵，想吃母亲种的大丽花。洛別日尼克威吓地揚起手，赶到那里去。但是馬象突然換了四条腿似的——快跑着逃走了，一面惊惧地回头看看发怒的主人。

母亲喊道：

“算啦！你再也捉不住它的。大概今天你又打过它了。”

“你要是看見它老是为那些該死的馬蠅踢蹶子，你才不会打它！在哪条犁沟上它不帶了套索乱走，哪条犁沟上不是！”

“人还被那些套索弄得受不住，別說是牲口了。栗色馬又那么瘦弱……”

逃犯自动迎着母亲走来了。她抓住馬鬃，給馬套上籠头。

“孩子，騎到休耕地上去，系在那里！”母亲扶着楊爬上那骨头架子似的馬背。

父亲跟在后面叫道：

“要把馬桩打在近沟的地方。一夜过来，它会把整个低地啃得精光的。”

低地上的一块牧場真的被啃光了，象手掌一样光。只在紧靠水沟旁边的地方，有一些密酸模呈現着紅色，几簇速生草正在秀穗——这是租戶們地里常見的植物。

楊是熟悉自己的事情的，但他今天却咬紧牙，很不乐意做。他将馬勒套到系馬桩上之后，便把五个指头伸到头发里。这一次比平常揪得輕些。手指只不过梳落下二十来根淡色头发，他讓头发随风飄去。他的眼睛里充滿着泪水。自然不是因为头皮到现在还是火辣辣地疼痛，——他还从来没有痛得哭起来，——倒，是因为那个不堪忍受的、連现在还拮紧喉嚨的侮辱。

他只有九岁，但他的自尊心并不比一个十八岁的人小一些。

在小丘上东家的田庄里，在另一个租戶那里（他的房子就在遍植赤楊树的三条水沟后面），——在众多的亲戚中間，楊被認為是一个极有天分的小伙子。他看起書来不比那位牧師差，他已經讀过整套的人民丛書和真正人民丛書①、叶夫斯塔菲伊

① 耶尔加瓦的出版人兼書商沙布洛夫斯基从1876年所发行的一套中、长篇小說，名为人民丛書。1883年里加書商雅可布遜开始出版一套通俗淺陋的长篇小說，名为真正人民丛書。——原注

統帥，席涅維叶娃伯爵夫人、松山玫瑰①，而普徑皮祿②从頭一行到末一行他都記得。新約他讀過兩遍，巴迦爾姆斯和裝飾兩種雜誌的年度合訂本是整個夏天隨身帶到牧場上去的。楊會唱許多民歌和宗教歌，唱得那樣好，所有的鄰居都稱贊他。馬爾登放學回來后就教他寫字和算術，這樣已經兩年多了。現在沒有一片包過東西的紙不是寫滿了字。人們都夸楊·洛別日尼克有那樣廣博的知識。有時候在牧場上，無緣无故地他会突然挺起胸脯，帶着驕傲的微笑走來走去。這當兒他忘記了自己不過是一個牧童，而被幻想帶到神妙的遠方去了……

可是現在……却被揪着頭髮！……為的是他会唱齊斯拉克日歷上關於亞力山大·伊普西朗杰的美麗的歌曲，和爬上樺樹使小丘上東家的女兒聽到他的歌聲……牛躺在那里……可並不是他用力把它們捺到地上的呀。既然父親這樣聰明，那就讓他自己放牛試試吧！當這四普爾維耶塔③地啃得象刨光的木板似的，牛怎麼會不躺着呢？

可怕的耻辱感緊扼住他的喉嚨，眼淚涌出來了。還得再一次用手背擦擦眼睛。可別讓他們以為他怕痛……他害怕……可別讓他們想到……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常想到的那些事情。

然而父親似乎已經忘記了這個非常重大的事情。衰弱的、背駝着的老洛別日尼克坐在桌旁。胡子苦惱地向上擡着，上唇完

① 以上三本書是德國牧師、教師赫利斯托夫·馮·施密德(1768—1854)所著的通俗言情小說，十九世紀中後期曾屢次譯成拉脫維亞文出版。——原注

② 美國作家范尼慕·庫柏(1789—1851)的長篇小說集。庫柏這些小說的拉脫維亞文譯本於1886年收入人民叢書。——原注

③ 拉脫維亞土地面積量度，一普爾維耶塔合0.874公頃。——原注

全靠擻了鼻子，手上青筋暴突。他慢慢地將湯匙放到土鉢里攪和着。

“又是放的豬油。天氣這樣熱，要放些牛奶才好。”

母親搖搖頭，嘆着氣說：

“哪裏來的牛奶？奧塔里亞身上才勉強擠到一瓶——下禮拜只好一點不擠它了。禮拜一還要給馬爾登帶去……”

洛別日尼克也是搖頭嘆氣。

“只望馬爾登的事不要完才好。森林裏已經沒有什麼好幹的了。誰知道田莊上園丁那裏能留他多少時候。楊节前，要拿出十五盧布的租金給東家。昨天說過：他再也不能等了。一定得付。我們已經拖了不少時候，真是罪過。”

母親的眼睛裏冒出火來。

“是呀，拿出來給東家——還是罪過……可是你帶了馬在他的休耕地上播種、拉肥料的時候——就不罪過了……你算是他的租戶，還算是他的農奴？！”

洛別日尼克用湯匙敲敲土鉢邊。

“胡說！又來這一套。每個人都得盡他自己的本分。”

但他今天顧不到象平常那樣爭論。他舀起兩三塊飄在湯面上的淡黃豬油，將湯匙送到嘴裏，幾乎連柄送了進去。

“要是馬爾登的事不成功，就只好把奧塔里亞賣給牛販子了。”

母親沒有答言。她放下湯匙，用手掌托住頭，陰郁地望着湯汁淋漓的桌子，桌面上一大片蒼蠅營营地飛着。今天她那樣反常地說了許多話，所以現在一聲不響了：甚至不知道她是否听父親說話。他在抱怨長久的干旱干死了草，使麥穗提早枯白了。

但是今天早上叢林裏有黃鶯叫，中飯時候炊煙罩住了屋頂。

說不定明后天，老天爷慈悲会下一場雨。如果泥土不回軟，就别想用那样鈍的犁头犁动休耕地上的綠肥。今年的亚麻也很矮——只能留一点种子……

楊已經听慣了諸如此类的抱怨，他还不十分明白这些抱怨的意思。他貪饒地喝着揆麦粒的酸溜溜的湯，仔細地退去渣滓。他总是嫌恶猪油，也象嫌恶奶油和所有肥膩的东西一样。

他放下湯匙，习惯地合掌做一会禱告，然后便打算悄悄地溜出房間。

但是手指剛碰着門轉手，母亲就喝住了楊：

“不要給我閑逛。先把木槽里的草剝碎。”

楊早就料到有這一着。难得有一天不服这种苦役。他咬咬牙，向牛栏棚下的木槽走去。

木槽里堆得滿滿的——一早晨鋤的草都倒在里面。楊用两手抱住斫刀，使出渾身力气砍下去。他从經驗知道——假使斫刀不砍到槽底，整个活儿就算白做。坚韧的繁縷和干枯的驢薊，只有用斫刀砍得貼在木槽底上，它才会屈服。

楊是熟悉自己的工作的。一下子接一下子砍去——一下子这里，一下子那里……他不歇气地干着，甚至汗珠滴到眼睛上，順着面頰往下流，他也不抹一抹。他沒有工夫，根本沒有工夫顧到这些。

剝完了草，他用衬衫袖口擦擦額角和眼睛。可是这时楊惊慌地发现木槽后面，他編的那个筐子里装滿了草。

“該死的东西……”他嘮叨說，正象老洛別日尼克一样。“他們怎么样，今天想撑死这些猪呀！”

沒有办法，得动手干这一筐子；他把剝过的草移在木槽的一头，新鮮草倒在另一头。这回草少得多，所以剝起来容易些。可

是力气也减了些，心情也忧郁了些。楊噙着嘴，忍住泪，按斫刀砍的节拍低声吹着关于伊普西朗杰的那只歌曲的調子：这是有帮助的，活儿干得起劲了。

终于他抛开了斫刀，仿佛斫刀的磨得发亮的木柄一直烫着他的手掌似的。他抬头看看太阳——一点半鐘光景。到三点鐘只有一个半鐘点了。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来得及做些什么事呢？而事情是多得做不完！

小徑上有一个瘦伶伶的小孩，亚麻一样的头发，穿着旧的夏布衬衫和青色条纹褲子，急步向丛林走去。风息了，太阳无情地晒着脊背，但是楊现在顾不上这些小事。对他来说，那座面积三普尔維耶塔的小丛林——就是整个世界。它使人想起古代的情景：这里是一片难以通行的沼澤地带，連綿起伏的丘陵被樅树密林复盖着，到处是陷狼坑和木炭工人的木棚。就是现在，草丛里还可以碰到半陷在地下的大樅树的殘株，四周长着青苔和羊齿草，折断的枯枝伸出来，仿佛瘦骨棱棱的手指。

楊用脚步量着那些老树墩，估計着从前这里的樅树有多高。他仰起头，习惯地眯起一只眼睛，任凭自己想象，想象力将他越送越高——一直送到飄浮在高空的那朵圓圓的白云那里。由这样的樅树也許可以爬上天吧。楊点点头。多么引人入胜的云彩呀！的确，这不由得使人想起过节时吃的鏡面一样光滑的肉冻。听父亲說，老树墩周围的那些霉块，就是从云端里掉下来的……

这样的云彩是多么迷人呀。它絲毫也不象人們說的，是一抱蓬松的白羊毛，被风从地平綫下吹起来之后在天空飞驰……可是馬尔登不久之前从学校里带来一个新的道理：云——不是